

下輩子當筷子好了

鄭國珍 · 劉雲英

他說站不起來了，我不信，死命的拉扯他下床，攙扶他站立，然而一鬆手，他馬上癱軟在地，我再試一次，又一次，額頭上的青筋忍不住一條條暴漲了起來，從沒有一個時刻，我這樣痛恨自己的無力，痛恨他的不配合，汗水與淚水交融，模糊了整張臉，聽見他頻頻喊痛，我仍不肯罷休，我心底是否還奢望他像年輕時的玉樹臨風呢？也許。我就是不要他這樣氣若游絲的癱在床如一灘泥……，但是他說：「回不去了。」

民國百年，我的漸凍人老公成了輪椅一族。手先廢，然後是腳，接下來呢？老天曾賦予他健全四肢，加上他後天保養得當的五臟六腑，現在一樣樣都要追討回去。「如果我在不算老的年紀就溘然而逝，不能在妳身邊相陪守護，妳一定要原諒我。」他趁著聲音還未被剝奪，不只一次對我表白。

「這算什麼？」我總是把頭別過去，不讓他見到我噙在眼眶裡的晶瑩：「說好要照顧我一輩子，想臨陣脫逃？你這個不負責任的男人！」我歇斯底里的大吼。

三十幾年的夫妻情份，豈能如此輕易化整為零？「那麼，下輩子我們當筷子好了，永遠成雙成對。」看我泣不成聲，他再次向我承諾。也好，做人難，難做人，總是求不得、避免不了愛別離，甩脫不掉怨憎會，不如筷子自在，從頭到尾甜酸苦辣一起嘗，誰也別想離開誰，「但是不能當免洗筷，用完即丟，找不到原來的另一半。」聽到我這麼說，他會心一笑。

於是，年過半百的柴米夫妻，相約來世，許下好卑微的小小心願。

一直以為，我們會這樣平平順順牽手走下去，走到路的盡頭，如果有人半途先行告退，那也應該是我，因為我從來都小病不斷，而他一向自豪百毒不侵，連三高都不曾找上門，尤其他父母都在八十八歲時壽終正寢，家族遺傳的長壽基因，向來是他最津津樂道的。

當他五十六歲那年，無意中發現手掌虎口凹陷，加上經常肌無力，難免惴惴不安，我取笑他退休後閒來無事，老是疑神疑鬼，並一口咬定那只是他逃避洗碗的藉口，但為求心安，還是陪他四處求診。

剛開始，醫師言詞閃爍，讓我們心存疑慮，換一家醫院，卻被診斷出頸椎壓迫到神經，需馬上開刀治療，頸椎手術非同小可，趕緊再訪名醫，看是否另有解決之道，誰知得到的

又是另番說辭，本以為應是年歲增長隨之而來的老毛病吧，怎會演變成疑難雜症，而且群醫眾說紛紜？我們開始惶惶不可終日。

半年來，跑遍大台北好幾家醫院，甚至遠征到基隆，每每踏進醫院，心裡還存在一絲絲希望，一旦步出醫院，則像墜入無底深淵，遠遠的被這個世界所遺棄。

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五日，那個名列百大良醫的醫師面無表情對我們說：「漸凍人，確定是漸凍人，無藥可醫。」他頓時臉色發白，我則語無倫次：「會不會診斷錯誤？要不要再重新檢查？」差點雙膝跪地哀求。醫師相當肯定：「沒錯，沒必要。」一字字強而有力撞擊著我們脆弱不堪、不堪一擊的心，踉踉蹌蹌走出醫院，兩個絕望的靈魂在炙熱的太陽底下抱頭痛哭。

不久前才興高采烈規劃退休之旅，這一刻卻無端被宣判死刑，怎不痛心疾首？每十萬人有六人會罹患此種罕見疾病，「老天為什麼選上我？」他忿忿不平。平常連兩百元發票都沒中過，幸運之神從未眷顧過他，現在這萬中選一的機率，卻落在他頭上，到底幸或不幸？誰能給我們答案？

日子在無語問蒼天中匆匆流逝，這時他症狀已經很明顯了，體重直直落，肌肉漸萎縮，從原先六十六公斤消瘦到三十三公斤，等於把一個人活生生劈成兩半，面容憔悴，瘦

骨嶙峋，與生病前的意氣風發，簡直判若兩人。

一夜之間愁白了頭，不是神話，一向注重門面的他從此拒絕染髮，任憑一頭蒼茫如雜草叢生，左鄰右舍皆認不出他，還以為是我生病的老父來家裡叨擾。他也不再穿著有色彩的衣服，因為心田已是一片荒蕪。常常呆坐在落地窗前好半天，不言不語，心情眼眸則落在遙遠的萬里天際。臉龐蒼白毫無血色，側看輪廓變得很突出，像極羅丹雕刻刀下的「沉思者」，彷彿就要坐在那裡一生一世了。

萬事皆休，萬念俱灰，一場病，把所有的自信心都啃蝕得屍骨無存，他向來都是天不怕地不怕，難道他懼怕死神召喚？我問他。他幽幽的說，不久將來，他會四肢癱瘓，吞嚥困難，喪失語言能力，甚至呼吸肌無力，到最後全身上下只剩兩顆眼球可以轉動，和一個神智非常清楚的腦袋，想到此，渾身就顫慄不已，他坦承內心有多麼惶恐不安。

然後他帶我到忠孝醫院祈翔病房，那裡躺著一個個動彈不得的漸凍人，喉嚨上穿孔，連接一根管子呼吸；三餐用灌食，再也嚐不到食物的美味；無法與外界溝通，把心靈層層疊疊封閉起來；他們一動也不動，像千年化石，兩眼無神望著天花板，看不出喜怒哀樂的表情……。「死並不可怕，怕的是這接踵而來的退化過程，我怕我會招架不住，我怕我會拖累全家人，」他垂頭喪氣：「好殘忍的病症，天底下怎會

有這種慘絕人寰的病？而我雀屏中選。」

不想要走到那個地步，不想要這麼狼狽的死去。他邀我共赴黃泉，報上不是經常刊載：老翁砍殺久病妻、老父悶死智障兒……，病榻歲月長，是無止盡的折磨，與其留在人間受苦受難，不如早點解脫。我考慮再三，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追隨，他旋即反悔：「我太自私，怎會有這種念頭？妳還有美好、幸福的後半輩子啊！」

怎麼可能？自他病後深居簡出，我每天愁腸百結，常沒來由的感到孤單，是的，好孤單。幾十年了，已經習慣與他同進同出，如今看路上儷影雙雙，唯獨我形隻影單，好不惆悵。下雨天，少了一個幫我撐傘的人；到市場買菜，也不再有人接手分擔；偶爾外出晚歸，想到以前多少溫馨接送情都已成絕響，不禁悲從中來；而不管我有多傷心難過，不管我流淚滿面，在我眼前的他，都無法再伸出手來觸摸我，為我拭擦頰上的淚痕。

這樣的日子，我豈有幸福可言？

有一次我在廚房通水管，不小心被清潔劑強鹼灼傷眼，痛到齜牙咧嘴，他要我趕緊到附近眼科掛急診，我搗著眼大叫：「看不見路怎麼去？」他聲音有點哽咽：「對不起，我已病入膏肓，無法陪妳去，妳要學習堅強。」我就這樣孤單一人在車水馬龍的街頭閉眼狂奔，心裡一直如是想：如果被

疾駛的車子撞死也好，至少看不見他最後狼狽的下場，就不會那麼心痛了。

可是我安全抵達醫院，醫師立即沖水洗滌我眼，那水量充沛汨汨而入，但哪比得上我一直奪眶而出的滾滾淚珠呢？那一刻，孤單的感覺又襲上心頭，以後它勢必取代枕邊人，如影隨形與我相伴。我一生的依靠倒了，他不可能再站起來，我不斷對自己說：「要堅強，要堅強，他只有妳了。」想到此，肩頭萬斤重，心有千千結。

也許，以前真的是太幸福，安於他為我撐起一片天，我可以在底下悠哉遊哉過日子，以為那就是理所當然，當然會天長地久，殊不知有一天幸福也會負氣出走。人總是這樣，擁有的時候，常不自覺，驚覺時，已不再擁有。原來我在乎的不是下雨天少了一隻撐傘的手，而是好想念好想念和他並肩走過每一個濕淋淋的場景。

事隔多日，又因扳機指去動個小手術，我緊張得渾身顫抖，醫師要我下回請親朋好友陪同，今日暫且作罷。我不知哪裡來的勇氣，深深吸一口氣，伸出手掌，一副慷慨赴義的口吻：「來吧！我不害怕了。」他說過，沒有人會陪你一輩子，每一個人都要獨自通過害怕這個關口，當面對老病或死亡來臨時，才能超越它，他也一直在努力，我豈能輸他？何況，我的小恙，和他的病痛比起來，真是微不足道，如果我不夠

勇敢，又怎能和他一起對抗他那來勢洶洶的病魔？

既然，盲眼闖車陣都能安然無恙，被強鹼灼傷也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，相信老天一定是要賦予我更偉大的使命。所以，他病中這四年半，吃喝拉撒睡完全由我這個未滿四十五公斤的老妻一肩扛下。我是他的眼，天天為愛朗讀；我是他的手，每晚為他沐浴更衣；我也是他的腳，用輪椅推他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；儘管他如風中殘燭，在熄滅之前，我們都要緊緊相依。我別無所求，只願上天能再多賜給我們幾個朝陽，讓我們共同送走落日餘暉。

那日，讀到莊子其妻亡故，反而鼓盆而歌，不帶悲傷之色，眾人皆訝異，好友惠施更是大加責備。他有感而發對我說：「哪天我走了，妳也不要太過悲傷。」什麼時候他已不再怨天尤人？什麼時候他成了莊子信徒？視生死如春秋代謝，如自然興衰起落。莊子認為，死亡只不過是回到了最初的本貌，與天地萬物齊一罷了，為什麼活著的人就應該為死去的人哀痛逾恆，何不鼓盆而歌？

「那麼，你大限之日，我將聞雞起舞。」我開玩笑說。

「那也要找得到活雞才行。」他這樣消遣我。

其實，凡人豈有莊子那種超脫世俗之上的豁達胸襟呢？悲傷哀慟在所難免，因為我們會捨不得、放不下、忘不了。然而回頭想想，緣起緣滅，自隨天命，強求不得。當因緣聚

合時，付出真心惜緣，緣盡時，互相善了因緣，如此便不會因為緣起緣滅這麼正常的事，而讓自己陷入無止盡的悲傷。我們曾在彼此年輕的歲月裡，留下美麗的印記，心中當充滿無限感恩，也相約來世成為一雙永遠愛相隨的筷子。現在能夠活在當下，於願足矣，應該要感謝老天的厚愛才是。